



【第334期】

丰富阅读方式 带动服务升级 “有声图书馆”潜力正劲

在大力推广全民阅读的今天,很多人注意到,不仅手机端有众多有声书阅读平台,在公共图书馆、城市书房甚至社区、公园、地铁等公共场所,也能享受到听书服务。

一座座有声图书馆建起来,使用情况怎么样?有声资源能够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吗?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走近部分服务者和听书人。

为传统阅读模式提供补充

最近,75岁的陕西西安市民李友在社区里遛弯的时候,第一次用上了有声图书馆。“只要用手机扫一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听书了!”在一台卡通展板式样的装置前,跟随工作人员的指引,李友通过扫码找到了自己喜爱的文学作品。

“既方便又快捷,能带走还不占地儿,提升了我们老年人读书学习的兴趣。”李友点赞的西安国际港务区梦想公社小区的有声图书馆,启用不久就成了附近很多居民的打卡地,他们中有人来学习健康养生知识,有的人喜欢浏览历史类内容,有的人带上孩

子来听故事,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有声读物。

“我小时候家里穷没上过学,不识字,后来生活好了,想多了解些知识,却只能盯着文字干瞪眼。现在好了,有声图书馆不设限,一点就能听书,听到很多有意思的内容,感觉生活都充实了。”余阿姨说。

总体来说,有声图书馆普遍占地面积不大,储备资源却很丰富,涵盖党建、文史、教育、经济等多种类型,用户只需扫码进入服务界面,就可以根据喜好和阅读需求自行选择收听内容,整个过程简单易操作,对于不同群体都十分友好,也为很多像余阿姨一样的人打开了了解世界的又一扇窗。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阅读有了更多方式和渠道。如何引导读者接触更多的优秀作品,搭建一个健康阅读的平台?有声图书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一位图书馆员说,借由现代科技和数字媒体,知识的开放性愈加凸显,这给满足人们美好精神文化需要提供了更多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各地众多文旅部门已经主动引入社会力量,以阅读边界的延伸拓展公共文化

服务覆盖面。去年9月,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文化和旅游局与喜马拉雅合作打造的“有声图书馆”项目正式落地。仅需一个二维码、一副耳机,老百姓就能随听随享,不仅能接触丰富的有声书资源,还能听热播剧、相声曲艺、儿童故事、健康养生等内容,为传统阅读模式提供了很好的补充。

助力特殊群体服务

在有声图书馆的众多用户中,有一群人是常客——视障群体。在声音的世界里,他们与普通用户几乎没有隔阂。甚至部分视障人士凭借自身努力,完成了有声书用户向有声内容提供者的转化。他们主播或演播的有声书、分享的知识、推出的直播一样精彩。据统计,在喜马拉雅上,残障人士做主播者已超过8000人,其中年收入最高的达百万元,专辑播放量最大的超过8亿次。

“听对于我们视觉障碍的人来说是最自然的举动,听书对我们来说既方便又欣慰,希望能制作出更多有声资源。”今年27岁的宋文过去在工作中意外致残,享受过美好文化生活的他尤

其能够体会视障人群的渴望,也更热衷于听书。

“90后”上海姑娘马寅青也是一位视障人士,从未见过光明的她通过一步步努力完成了学业,考入上海中医药大学学习推拿。但她对这个职业缺乏兴趣,权衡之后,她最终选择走上创业路,专注于演播有声书,离开校园不到两年时间,她就带领自己的团队制作有声小说近200部。目前,马寅青的公司有20多名员工,其中3/4是视障人士。

有声图书馆以灵活、多样的属性及全场景优势,在推动全民阅读方面作用显著,吸引了大量用户。而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车载音响、可穿戴设备等移动端终端的开发,有声内容正在不断扩容,声音使用场景在延展。

内容消费时代,有声图书馆的发展以及有声资源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同人群的信息需求,提升了特殊群体的信息接触率。但不可忽视的是,有声图书资源供给与用户需求之间还存在较大落差。

一方面,由于版权限制以及制作、编辑、运营等方面的高成本,有声读物的制作在数量和种

类上比较有限。增加有声资源供给还需打通版权引进、音频生产、策划运营、渠道分发的全链条。

另一方面,特殊群体无障碍使用数字或有声资源的目标任重道远。以视障群体为例,在我国1700多万名视障人士中,除了在互联网环境下的部分视障创业者及熟练使用现代智能技术的视障人士外,更多视障人士还在“数字化”的波段外。要满足这一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还需要更多升级版的配套服务。在这一层面,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效能也在升级。如上海图书馆推出“视障读者专递包”,将盲文图书和有声读物送到视障读者手中,还寄送“阳光听书郎”等便携式听书设备;浙江省图书馆根据视障读者需要进行定制化服务,还与社会企业合作共同开启“云声”公益项目,将优质的诵读作品传递给视障读者,并计划在手机客户端上展示视障读者与“爱心助盲”志愿者的原创有声作品,展现特殊群体风采的同时体现了文化关怀。

由此,以理念为引领,升级服务模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有声图书馆的发展大有潜力。
(《中国文化报》宾朋)

与好书相遇·名家新作集中亮相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记者 史竞男)在出版社7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日前在线举办“2021与好书相遇——新年新书大放送”活动,集中推出一批名家新作,如梁晓声带来获得茅盾文学奖后的首部作品《我和我的命》,王安忆的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茅奖作家周大新的新作《洛城花落》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表示,2021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70周年,将通过践行“专业出版的大众化和大众出版的专业化”理念,让中外文学经典走进大众生活,也要把大众读物做出专业水平。

在活动直播现场,作家梁晓声、周大新、李洱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李敬泽分别对谈,分享了自己的创作感受。

梁晓声的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用现实主义笔法写了普通人的奋斗史,特别是80后女性的成长奋斗故事。2000年收到的一封读者来信让梁晓声记忆犹新,信中说,小姨离开贫困的农村到深圳打工,村里人一有困难就会去深圳找她,感觉她的那个小房子就像某村的办事处。“小姨早晨起来找鞋子要上班的时候,像跳芭蕾舞一样,在孩子们之间跳来跳去,因为沙发上、床上、地上已经睡满了同村的男孩或者女孩,这个细节给我很深的印象。”李敬泽认为,80后这一代直面了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他们的生命体验值得关注。

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洛城花落》用四次庭审的忠实记录讲述了一个离婚故事。周大新坦言,如果把婚姻比作一个建筑物,它是需要不断修缮的。当下年轻人对婚姻质量的要求变高,很多人一有不满就抽身离开,希望这本书可以让读者思考在婚姻中如何与对方相处,实现情感的自我教育。

北京发现 金中都外城城墙体系

从北京市文物局近日发布消息,经过两年的考古发掘,金中都城墙遗址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成果,首次发现金中都外城护城河、城墙、马面、顺城街道路等外城城墙体系,实证了金中都城的建制沿革。

金中都是北京建都之始,贞元元年(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正式迁都燕京(今北京),并改称中都,开启了金中都作为金朝都城的辉煌历史。金中都城遗址目前在地表尚存南城墙万泉寺、凤凰嘴和西城墙高楼村等三处,1984年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2019年-2020年,为配合金中都城墙保护和展示工作,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丰台区文化和旅游局首次对金中都外城城墙开展考古发掘。考古工作基本厘清了外城城墙的保存状况、形制结构,及其与城外护城河、城内道路的关系,首次确认了护城河、城墙的宽度及营建方式。首次完整揭露了1处金中都外城城墙的马面遗迹,确认其形制为圆角长方形,构建方式为在城墙外二次增筑、外围包砖。考古中还发现了叠压在外城城墙下的唐代墓葬、辽代墓葬,为金中都城在唐幽州、辽南京城基础上改、扩建的史实提供了直接的考古学证据。

金中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中居于重要地位,此次考古发现为复原金中都结构布局和城市面貌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实证了金中都城的建制沿革。
(《人民日报海外版》施芳)

周亮红 腊八豆香韵味长

临近腊八,路过菜市场,看到一个摊位摆放着一大盆腊八豆,金黄饱满,想起母亲做的腊八豆,不由买了一些回家炒来吃,却感觉味很寡,硬硬的,淡淡的,甚至豆子的青涩味都若隐若现。

晚上与母亲通电话,聊及此事。母亲说:“你吃的腊八豆是没有起霉的。他们做生意的性急,一般都是把豆子煮熟后就立马拌上配料放到荷叶坛里一个星期就拿出来卖。时间短没发霉不好吃呢。”

腊八豆是我家乡湖南湘潭的特色小吃。腊八豆清炒、腊八豆煎蛋、腊八豆炒肉,都是我家乡的家常菜。我却不知腊八豆制作还有如此讲究和门道。

母亲说,做腊八豆一般要在立冬以后。她把自己种的小黄豆拿出来,一粒一粒地挑选,剔除里面的泥土、沙子等杂物和被虫蛀坏了的黄豆。选好的黄豆,泡发之后煮透再摊凉,然后用干净的布包起来装入密封的容器里。十天半个月以后,挑开豆子,会有黏涎的感觉。一个月左右,豆子上会长出一层茸茸的白霉,这时就可以打开密封的容器,拌上佐料后放入荷叶坛,再密封一个月左右才能打开吃。

她说,长白霉的过程非常关键。首先,豆子的品质必须要好。只有立冬天冷后白霉才会长,这个时候豆子不能见光,不能漏气,否则长出来的是黄霉、黑霉,就要不得。像我买的没长霉的腊八豆都不能叫腊八豆,只能叫佐料拌熟豆子,所以不软糯,没有发酵后那种香味和鲜味。

我知道世界上很多有名的食品需要发酵。只是未曾想到我从小吃到的腊八豆的发酵也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历经两次发酵才能产生独特的鲜香味。人生大概也是如此吧,年轻时难免青涩。经历岁月后学会等待和忍耐,通过积累和完善,才可能破茧成蝶,品尝到别样的美好滋味。



徐淑荣篆刻作品——踏雪寻梅

徐淑荣剪纸作品——牛梅报春

追本溯源,传承汉字之美

智春丽

凡有一物,必有一名;凡有一名,必有一字。文字的故事,也是关于我们生活世界的故事。身处全球化时代,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如何更好地了解汉字的故事、传承汉字之美?

前不久,在中华书局《说文解字教本》一书的出版研讨会上,几名小学生有模有样“训字”的过程,令人印象深刻:从“书”字的结构,会意该字以笔言事的含义;从“王”字三横一竖的笔画构成,把握中华文明讲究天地人贯通的特质。孩子们在适当的引导下,从造字之理开启学习之旅,原本一个个抽象的汉字符号,变成了包罗万象的百科故事。这种方法,对于汉字乃至语文学习都是一种启发。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浩如烟海,打好根基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音形义统一的符号系统,汉字里藏着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的密码,是每个中国人学习的起点。在时间长河中,汉字既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字理结构,音形义又因时而变。追本溯源,让今天的孩子了解每个汉字的“前世今生”,要有一颗静待花开的平常心,积于跬步,至于千里。同时,需要优秀的启蒙读物,依赖专业的教师指导。

当前语文教育中,一些急功近利的现象值得引起重视。据报道,一些辅导机构教学方法“八股化”,作文模板化的起承转合,让

学生练习堆砌形容词、生造排比句等,还美其名曰速成课。原本潜移默化、陶冶身心的人文之旅,被简化成蹩脚的套路模仿,丢失的是语言之美,破坏的则是孩子们宝贵的好奇心、求知欲。如此简单粗暴的教学方式,愈是速成,便愈是误人至深。

应该看到,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断完善,反映在语文学习中,则是越来越注重夯实文字根基。比如,教育部出台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就指出,小学低年级,认识常用汉字,学习独立识字,初步感受汉字的形体美。小学高年级,则要熟练书写正楷字,理解汉字的文化含义,体会汉字优美的结

构艺术。初中阶段,要临摹名家书法,体会书法的美感与意境。相应地,各地也在积极探索与之适应的课程和各类读物。

少一些速成课,多一些慢功夫,让孩子们在启蒙阶段为未来学习打下坚实基础,于潜移默化中感受文明的滋养。有了这个根基,无论将来的数字信息如何汪洋恣肆,也能在知识海洋里畅游。



食坊闲话